

我患有老年痴呆症

——我父亲的故事

Ik heb Alzheimer.

Het verhaal

van mijn vader

[荷] 斯黛拉·布拉姆 (Stella Braam) 著

姚丽群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IK HEB ALZHEIMER. HET VERHAAL VAN MIJN VADER

我患有老年痴呆症
——
我父亲的故事

[荷] 斯黛拉·布拉姆
(Stella Braam) 著
姚丽群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合同登记号图字：19-2011-049
Copyright © 2005 by Stella Braam, Amsterdam,
Uitgeverij Nijgh & Van Ditmar B. V.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患有老年痴呆症：我父亲的故事 / (荷) 布拉姆
著；姚丽群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8
(双狮译丛)
ISBN 978-7-5360-6524-6

I. ①我… II. ①布… ②姚… III. ①纪实文学—荷
兰—现代 IV. ①I56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0019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余佳娜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20开
印 张 7.5 5插页
字 数 140,000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章

老人院中的混战/1

第二章

纸条，纸条！/4

第三章

阿尔兹海默旅馆/23

第四章

没有伙伴的灵魂探索者/38

第五章

非我所愿/53

第六章

床边的人侵者/64

第七章

自杀式药物袭击/82

第八章

阿尔茨海默氏症——安全保证/97

第九章

影子帝国/115

第十章

漂泊的灵魂/131

尾声 解放/142

附录

雷内·凡内尔的痴呆症语录（对照表）/146

致谢/148

第一章 老人院中的混战

雷内将整个护理站置于他的暴力之下。“他威胁了这里所有的人。”护士在电话中说到。在混乱中她终于找到个给我打电话的机会，在用玻璃分隔出的观察站给我拨了这个电话。

“他挥舞着拐杖大声喊：‘我拒绝在这间囚室里继续工作。人们在这里只会被剥削。’我尽量做我能做的事，但他一直无法安静下来。”她气喘吁吁地继续说着。

话筒里传来的背景声音里我听见父亲的声音：“您为什么喜欢这样？打包您的东西！回家去！”

“您能过来看一下吗？”

“我立刻过来。不过请先让他听电话。”

“凡内尔先生，您女儿的电话！”

“你好，斯黛拉。”

“嗨，爸爸，你好吗？”

“该怎么说呢？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奇怪。目前我正在观察两位女士，但发现我无法看透她们两个。”

“到你的房间里去，在那里等我。”

“我在这里有个房间吗？”

好吧，他的女儿是不会把他当傻瓜耍的。雷内再一次转向被他吓坏了的观众们：“我给你们一个忠告：不要往电话里看。你们所看到的，对您什么用也没有。”他挂上电话。

这天是2004年5月19日。我的父亲，护理站的独裁者，是一位退休的心理学家。78岁，小个子，穿46号的鞋子。根据他的护理档案记载，他是个“有些孤独并且顽固的人”，拥有“足够的生活意愿”，但“极其多疑的世界观”。在那个夜晚，当他暴走时，他已经在马斯特里赫特的科佩尔霍夫老人院里生活了半年，因为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但愿雷内能听从我的建议，去找他自己的房间。他将会迈着不稳的步子踟躇在走廊中，寻找那间似乎是他居住的房间。但究竟是哪个房间呢？所有的门都漆成了紫红色，门上贴着银色的标牌，上面用极小的字



母标记出各位“居民”的名字。

在发现那个贴着小到可以忽略的标牌的房门之前，他可能已经错过了三次，门上用大写字母写着雷内·凡内尔。他在那里停住——一如既往。

那确实是他的名字。可这难道不是一个陷阱？最终他会坐在靠窗的蓝色沙发里，等着……是的，究竟在等谁？他正和谁在电话上讲话？

半小时后我跑上楼梯。三楼看护站的“起居室”已经关门。人们逃回了自己的“居所”，并且锁上了大门。

刚才横冲直撞的那位先生正坐在他房间里靠窗的椅子上。电视机的声音震耳欲聋。是足球——他可从未对足球产生过兴趣。

“发生什么了？”我忧心忡忡地问他。

他闭上眼睛。“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中……”雷内看着模糊不清的图像，正如它们快速出现一样，他们又同样快速地消失了。“坏人的脸。一个神经质的女士。吵架？我不知道。”突然他站了起来，并在他的房间里徘徊。房间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柜子和一张小书桌。

“明天早上我会怎样？是不是会有一个护士过来？”

“明天早上会有一位护士站在你的门前。”我回答道，“她会帮你洗漱和穿衣服。”

“我宁愿让她尽量少做些事情。让其他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动起来动去很不舒服。”雷内绝望地看着我。他来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方？“这里是医院吗？一个寄养所？护理寄养所？”

“你是在一所老人护理院中。”

“那为什么没有护理？”

“现在睡觉吧。”

“睡觉？为什么？”

“因为已经很晚了。要我帮你换上睡衣吗？”

“不，我不换衣服。绝对不换。这样当他们来的时候，我必须已经做好了。”他们：“犯罪和小偷小摸”团伙，是他们阻止了他回到



自己的家。

走廊中一位看护跌坐在我身旁，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这里的老人都有死亡恐惧症。他们害怕早上起不来，”她说。其实她同样也有恐惧。“他用他的拐杖威胁我，而我当时孤身一人。”

这时一位瘦长的，深色长髻发的女士推着轮椅向我们走来。“您的父亲曾经向护士扔刀叉，”她继续说，“就在刚才他还用咖啡壶威胁她们。”

“他不是故意的”，我对她解释。“他患了老年痴呆症。”

她点点头，对着她的看护对象侧了侧身，说道：“他不是这里唯一的一个。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总是会用友好的态度说：‘早上好，凡内尔先生。’”

护士看了一眼手表。她必须要去五楼工作了，那里住着十三位患有重度痴呆症的老人。当我们向楼梯走过去的时候，听到从某个房间里传来呼叫声：“护士！护士！”

“您不过去吗？”我问她。

“哦，不行，我完全没有时间。”在这个住着八十八位老人的老人院中，每晚只有两名护理人员。“其实，她整晚都在这样叫喊。”

在她已经跑上五楼的楼梯的时候，还对我说道，她对此也难以忍受。“我下班后坐进汽车里的时候，耳边仍然回响着‘护士！护士！’的叫喊声。”

第二章 纸条， 纸条！

2003 年 6 月。雷内住在蒂尔堡一所宽大的底楼公寓中，离市中心很近。在起居室的窗台上，苹果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成熟。他常说的一句箴言是：世上没有比苹果更罪恶的东西了。

他房间里的装饰包括一盏配了明黄色灯罩的台灯，一张刺眼的橘红色沙发，摇摇晃晃的桌子，带有两个小沙发的座椅组合——其中一把是深色格子图案，另外一把则套了个粉红色沙发套。地板上铺着蓝色的波斯地毯。人们在进去时必须十分小心：这间公寓的电力是由松散的电线和几米长的接线板供应的。

在右边的窗户前面是一张超载的写字台，摆放着成罐的铁夹，口香糖和铅笔，还有订书机，打孔器，纸条和文件夹。电话旁放了一张“电话朋友”的号码纸，这是个由一群寂寞的人组成的俱乐部，他们每天早上相互打电话时候的开场白总是这样的：“你还活着吗？”

起居室里靠左手边放着的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是一台电脑。书架上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文件夹，墙上挂着他儿子卡米尔的照片。至于那台快散架的迷你电视机还有本事在模糊的屏幕上显示出图像就完全是个奇迹了。收音机“死了”。房间里还摆着一套带有巨大音箱的音响设备，品牌是“自己组装”，不过现在也无法运转了。他偶尔会弹几下风琴，或者吹会儿口琴。这是他接触音乐的方式——音乐是他的最爱，“是艺术的最高形式；我们这些作家完全比不上。”

开放式厨房的中央放着一个老旧的微波炉。速冻食品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烹调？浪费时间。雷内只有在需要冲泡速溶咖啡时，才会用还粘着烧焦的食物残余的炉灶烧些水，一个生锈的锅子就是容器。

厨房的架子上有三十多个小包装炼乳。水槽的上方挂满成打的剪刀。马桶刷时不时出现在冰箱里，而信箱里又有一封催款通知——对于一位像雷内这样可靠的付款人来说这是个完全无法理解的现象。

起居室旁边是一间狭长的卧室。卧室里的床永远乱七八糟。旁边的衣帽间再不必进去了：毫无用处，反正那里什么也找不着。布满灰尘的窗帘后面挂着的是他的裤子和夹克衫，都是 60 年代的时尚风格。他还在衣帽间里谨慎小心地藏着自己的工作成果，他不希望充满好奇心的房



客看到它们。他作为儿童心理学家的工作成果和教育学教材捆在一起。^①

雷内在科尔克拉德上的中学。随后在尼姆维根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学，并且从这两个专业顺利毕业。在他的面前是一条学者之路，而最终他也成为了儿童心理学家。他理想中的职业，科学记者，则是在他退休后成为了现实。他为各种报纸杂志撰写专栏和文章，并为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记者工作寻找背景资料。

2003年夏天，一个暖和的日子。我在叫门。手里拿着从店里买的杂烩汤。和平时一样我总是提前半小时打电话给雷内。“爸爸，我在火车上，马上就到你这里了。”这半个小时他还是能觉察到的。他看着我手里的小碗。“这是什么？”

“杂烩汤。”

“什么……汤？”

在门后的窄小的走廊中，我小心翼翼地迈过空可乐瓶，一叠报纸，靠垫和一瓶清洁剂以及一张“买清洁剂”的小纸条。

雷内穿着一条绿色的短裤，黄色的袜子和一件有着一个绿色和一个粉色袖子的衬衫。他一直都在跳蚤市场买衣服。因为他认为过度消费很糟糕。“这总是会伤害到其他人。那些什么也没有的人。如果我们都把钱花在购买奢侈品上，那他们怎么办？”而在他的眼中，许多东西都是奢侈品，比如度假。“这只是做给他们的邻居看，因为人们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

我给他带来一个叫叫壶。他礼貌地表示了感谢，但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要这个新东西干吗？而且它肯定不便宜。花钱——这是他绝对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面对面坐在那对俗气的沙发上。“我现在经常碰到的事是……”雷内打开皮夹，给我看里面的五百欧元说，“这些东西会突然出现在里

① 雷内·凡内尔，Inleiding tot de psychologie（心理学导论），Malmberg；1979年20版；ders.；Het leren-deel 1：Leertheorieën en de betekenis ervan voor het onderwijs（生活——第一册：学习理论和它对课堂教学的意义）



面，”他的意思是它们是自己跑进去的。对他来说，这些钱的来源神秘之极。“我不会是偷了谁的钱吧？”

我安慰他：“这些钱是你自己在邮政储蓄银行取的。”

“但我应该知道啊，”他叫道。似乎他的脑袋里都是些泡沫塑料。“我好像生活在云堆里。所有秩序都消失了。”

喝完咖啡后，我们的固定节目是去城里散步。我父亲在蒂尔堡住了大约十五年，但是他对这个城市感到越来越陌生。在我们穿过一个路口的时候，他四下张望。“以前这里是有一个公司招牌吧？那边街角上没有一个餐厅吗？”同时他极为不安地在自己的裤子口袋里摸索。“我没忘记带我的皮夹吗？”

当我们经过蒂尔堡市中心一个购物中心里的邮局时，雷内大吃一惊。“这里这么快就重建完成了？还是只有我这么认为？”

现在是夏天，但在他的脑袋里弥漫了厚重的雾气。这片浓雾就至阿尔茨海默氏症。**这是一个大脑被攻击的过程，直到大脑最后只剩下原始容量的三分之一；这也是一个精神被撕裂，记忆被破坏的过程。**

“你能帮我取钱吗？”雷内问我。他并不擅长向别人请求帮助。他不相信求助这件事。他的箴言是：如果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就没有人能帮助自己了。“我自己一个人取的时候，双脚好像灌了铅一样，”他解释说。“在去银行的路上，我一直试着回忆我的密码。甚至把所有可能的数字排列组合都想了一遍。不过你知道，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吗？”他突然笑了起来，“当我站到银行柜台前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那个密码。”

在邮局里总有一个固定的仪式。雷内从他裤子口袋里摸出两个皮夹。并虔诚地研究里面的东西，然后从里面拿出他的银行卡，一张过期的EC卡，和一张古老的保险卡。

“你觉得呢？这够了吗？”

“一张卡就够了。”我说。

这个懂很多的家伙，我能看到他头脑里的想法。这个世界是由卡片和密码组成的。“你就是不愿意告诉我，带唯一的一张卡就够了。”



在取钱大冒险之后，我们找了个街边咖啡馆坐下。像往常一样，雷内点了冰淇淋。以前他热爱的是法式奶酪，现在则变成了甜品。冰淇淋，蛋糕，巧克力，杏仁糖等等——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大份的。

“我们走吗？”雷内有些不耐烦。他想去百货公司：他的须后水用完了。今天早上，信不信由你，他发现了三张写着“须后水”的纸条。

在百货公司里，这个多年来他闭着眼睛也能找到方向的地方，雷内现在完全是在瞎撞。个人清洁用品到底在哪里？他在放着脱毛膏的货架前停住了，认真读了标签，然后取了一管就去结账。

我挽住他的胳膊：“你要脱毛膏干什么？”

“刮完胡子后用。这么多年我一直用这个牌子的产品。”

我们终于站到了收银台前面，女儿解释说拿错了商品，收银员充满同情地看了某人一眼。某人又一次被完全当成傻瓜！

雷内把采购的物品依次放在收银台传送带上，然后从他的皮夹里翻出一张钞票给收银员。但收银员并没有把找回的零钱还给雷内，而是给了我。最近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人们有事时总是先去找女儿商量。这让他很不安。“这些人认为我带着一个面具吗？或者更糟：我的确带了个面具？”

雷内拎着一串钥匙站在门口，这串钥匙上有二十把之多是以以前其他曾住过的其他房子的钥匙。信箱里躺着日报，他良心发现时会翻一翻；还有银行寄来的对账单，这种信他不再打开看，或者，他偶尔看一眼的时候，总是满眼的问号；另外还有各种杂志，从汽车俱乐部到商品检测，以及成堆的广告纸。

我们还没进到房间里，门铃就响了。楼上的邻居过来探望。为什么现在越来越不常见到雷内了？

多年来雷内一直担当着她的顾问的角色。不管是涨房租，税务还是停车许可这种事情，他都会梳理一下实事情况然后找出一个解决办法。现在她总是担心：雷内不再来喝咖啡了，而且看上去总是在走神。

“你好吗？”她问道。



雷内一脸茫然看着她。他似乎对她有印象，但他不知道这种印象是打哪儿来的。“我很好。您呢？”

一个礼拜以后。雷内门牙的位置上粘了块口香糖。因为他找不到他的假牙了。“用口香糖就解决了”，他试着自己搞定这件事。

我们和他的女婿塞斯一起在房间里搜寻。塞斯在地毯上搞通缉，而我就在他的书桌上摸索，雷内的责任范围是厨房。

“我找到了！”在洗碗槽上的餐具篮后面。

购物时间。超市里，我们往购物篮里装的东西永远一成不变，面包，奶酪，炼乳，可乐，苹果，一份速冻食品和一瓶葡萄酒。酒不是给雷内的——他已经戒了酒——而是给照顾他的钟点工玛乔安，她很乐意偶尔喝上一小杯。玛乔安有着一头红发，五十岁左右，已经提前退休，定时骑着她的小摩托车过来，车把手前面有个棕色的芦苇筐，她的小狗就坐在里面。玛乔安过来帮他洗衣服，并带来热的食物，并且声称她同时打扫了房间，虽然谁都看得到那一团团灰尘。

雷内曾对此有过预感吗？1995年他就已经声明，准备就“痴呆症，特别是老年病人的痴呆症”为主题做一次报告。阿尔茨海默氏症作为痴呆症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很久以来就进入专业人员的研究领域。痴呆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非理性”，这并非是一种正式的疾病类别，而是一种“综合征”：是同时出现的一系列症状的组合。

发病时大脑功能持续退化。初始阶段首先是一些记忆消失。然而痴呆比单纯的记忆疾病要复杂得多。痴呆症会在实际生活中引发许多问题。即便简单的行为也会变得复杂。病人无法正确组织他的行为。

痴呆症表现为一系列语言和理解能力的困难，无法辨认人和物品。病人失去时间感，发生情绪突变，甚至个性也会发生改变。

痴呆症是一种非常阴险的疾病，因为发病过程十分缓慢，在初期通常无法察觉。只有在病情发展到后期时才能辨识出发病信号。1998年雷内来看我们。他当时对我能陪他到火车站感到如释重负。他说：“我现在总是走错路。”一年后他就对着纸条发誓了。但谁又不是这样呢？



再接下来的一年他为我的文章提供的思路就变得简短和表面化了。2001年某个时候，来自财政局的信件开始躺在旧报纸堆中。9月份，他给财政局写了封绝望的信，请求延期纳税。“我自己无法完成，必须寻求您们的专业帮助。”第二年他又写了份申请“如果您能向我推荐一位专业人士帮我完成纳税申报（有偿服务），我会非常愿意接受您的推荐。”

纳税申报给他带来了困扰。他以前不是敲几下计算器就填完了纳税申报表？现在的他已经没办法去理解那些数字和概念了。“什么是股息红利？”此外他还找不到资料了，没有银行对账单，没有账单，什么都没有。“我的财务状况到底怎么样？他们允许我延期交税了吗？法院的人随时可能站在我的门口。”

2002年荷兰议会大选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爸爸，你去投票了吗？”

电话的另一边没有声音。

“现在？”

雷内说：“当然选了，是皮姆。”这是他唯一能想起来的一个名字。

“皮姆·弗图恩？为什么？”我问这个一向在选举中把票投给激进派的男人。

“我选皮姆，因为我就是选了皮姆。”

我突然明白了：“雷内根本就没去投票。他找不到应该去的投票站。”

同样是这一年，我的母亲玛莱格·布拉姆——他的第一任妻子，他们曾度过十八年的婚姻生活——和他的儿子卡米尔以及我在他的家里为他庆祝七十六岁生日。我们带来了玫瑰花。但厨房里的花瓶太小了。

最终玫瑰花被放在一个桶里，我母亲带来送给他的诗集躺在了某个书堆中。以后，雷内是不会再有对这天的回忆了。

2003年——他在蒂尔堡度过的最后一年——他的居所“受到一个神秘磁场的恐怖袭击”。电脑，打印机，手机，电灯——所有一切都同时被一双神秘之手弄得停工了。



雷内翻遍了他的商品测评杂志和无数的广告宣传单。他想买一个手机。“这比较实用，如果我有时发神经病的话。”但同样的结果是，他买的手机在几天之内又“死了”。他简直要疯了。

“爸爸，手机没坏。你必须先让你的手机充电。”

“电池？”他一脸迷茫地看着我。“你能也去看一下那台电脑吗？它也坏了。”那台电脑只是电源开关没有打开。只是按了一下按钮，电脑屏幕上就又出现图像了。这要怎么弄？我可以看到他对着这些电器想破头。

他向厨房走去，又折返回来：在去的路上他忘记他要去那里做什么了。

雷内的注意力越来越差。在阅读的时候他的思想常会溜号。他买了本关于痴呆的“护理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阅读的时候他手中拿着一支黄色记号笔。“只有我写了字的书也是属于我的书。”他并不愿意谈论他的猜测。不愿意用自己鸡毛蒜皮的事麻烦别人。因此我父亲一直背负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生活。“从图书馆带回：两本痴呆症图书”，他在自己的行事历上写着。在另外一张空白纸张上面写着：“图书‘护理图书’关于痴呆症。就是这个。”

雷内认为，这本关于痴呆症的书是非常理想的阅读材料。一天中午，他给了塞斯和我这样的保证：“你们必须要看这本书。你们会知道在你们前面会发生什么。”

“你不觉得这样很糟糕吗？”我对他这样突然非常开放地谈论自己的病情感到很困惑。雷内：“啊，不。这不就是痴呆症嘛。我必须开诚布公。我是个实用主义者，已经学会要顺水行舟。”

在第一页上，雷内用铅笔做了笔记。“反对表面的反政治。”以及“不要悲观！”人们对这个疾病的描述太负面了，他说：“我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一个挑战：在我的生命终点，我的精神会发生什么？阿尔茨海默氏症是一种冒险。我亲自参与的冒险。”

他还问我是否能帮他翻看一下信件。“我担心哪天我瘸了。当然只有在你有空的情况下。去看下面包篮，那里放着重要的东西。”



面包篮里放满了各式小广告、旧保险单、1980 年的保修单和 1970 年的身份证。“就像我的记忆一样过期了。”当我把它递给他看的时候，他咧嘴笑着说。

雷内没有有效的身份证件。“这有什么糟糕的？”他认为：“A：我为什么必须证明我是存在的？人们可以看到我。B：我没打算出门旅行。C：就算我必须出门，也没问题。欧洲边界是开放的。”在他的许可下，我最终清理掉了这堆纸，将银行对账单，账单和保险单分拣出来，并和保险代理以及财政局打电话联系。

让他放手不去管这些事情曾经十分困难，但现在他放轻松了，雷内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告诉我们。我们在他的露台上喝着咖啡，看着他房子前面安静的街道。“你愿意成为我的监护人吗？”他又加了句：“我必须承认我能做的事越来越少了。你当我的监护人可以稍微照看我一下。我现在总是出错。”

塞斯和我一周两次去蒂尔堡。当我们在他们门前出现时，雷内总是友好地表现出惊讶。“你们碰巧在这附近办事吗？”很好，我们顺便来看他。他所有的电器都坏了。

他儿子卡米尔过来给他恶补一些电脑知识。但雷内快把他逼疯了。光是开和关就已经让他挠破头。“爸爸好像在搞破坏，”卡米尔叹口气，“但愿不是阿尔茨海默氏症。”

速冻食品都烂在冰箱里了。为此他从玛乔安那里得了一顿好骂。“天啊，你又忘记吃饭。你得注意一下！”

“那是因为阿尔茨海默氏症。”我向玛乔安解释。

她耸了耸肩。“阿尔茨海默？瞎说。这根本就是意志问题。”

雷内对他的健忘感到羞耻。于是总随便找个借口：“饭还是热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饿。”或者“我还是习惯吃面包。”以及“我在购物中心已经吃过了。不要那么夸张。”

事实上雷内已经不知道如何使用微波炉了。不久之前还是一个按钮就可以完成的操作，现在变成了由数字、代码和开关变异成的一锅粥。他必须花至少十五分钟才能煮好咖啡。曾经理所当然的行动现在需要高



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完成。把水倒入锅中，OK。但接下来呢？打开煤气？用火柴？速溶咖啡在哪里？一杯咖啡要放几勺咖啡粉？

“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我有时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不在床上，而是穿戴整齐地在厨房里。我梦游了。”一天中午雷内告诉我。他试着让自己这样看待这些状况：似乎一个神秘的对手在和自己下棋。“我干脆把自己用绳子绑在床上算了。”

在他的床边确实绑着黑色的绳子。他想用这种方式解决晚上乱跑的问题。但他总是忘了他这个小把戏。

他让我记住一定不要在上午去看他。这样他就不必急着穿戴整齐，因为这件事让他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另外上午的时间还是为撰写购物清单保留的。“你如果下午来的话，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消灭可能犯的错误。”犯错是他最害怕的事情。

对雷内来说，**越来越多的事情让他害怕**。比如他怎样可以把垃圾袋弄到在地下室某个地方的他的公寓的垃圾桶那里去？我们穿过有着空荡荡走廊的地下墓室的时候会迷路的。“那儿看上去好像他们先造了这个房子，然后发现他们忘了造地下室，”他叹息道，“然后他们还挺快地就在下面安放了地下室。”

纸条应该可以救他。雷内整天都在写小纸条。“记录所有新来的邮件，”他在日历上标注着。以及“在其他的领域寻找可能性——例如对抗健忘的练习。”但他把这张纸条也弄丢了，即便他后来又找到它，面对的也会是个谜语。“给医生打电话。”但哪个医生？为什么？

“2003年6月1日，牙医，蒂尔堡，下午3时20分。”事实上预约时间是7月1日，而雷内还是晚了整整一天。

他的笔迹和他一起得了痴呆症。字母首当其冲。他常会在较长的单词中间添加连接线。

“问题1：填写和完——成税务——申——报表。”

“我的问题：健——忘进一步——发展。”

“后果：收——到的邮件在房——间中到处都是。最终：信件弄丢



了。”

雷内多年来都是蒂尔堡图书馆的忠实访客。他仍然常去那里。因为从家步行到图书馆并不远，他熟悉去那里的路就像了解他的背心口袋一样，而且那里的工作人员可以向他提供所有的帮助。但他的阅读口味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例如“欧洲网络”，“移动通讯”，然后有一天他的书桌上躺了五本关于投资的艺术书籍。

“你为什么对这些开始感兴趣了？”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反倒向我提了个问题：“这些新的题目叫什么？喂，你知道的。”

“经济犯罪。”

“你能用大写把它们写下来吗？”

一个礼拜以后，一叠关于欺诈和腐败的书就准备好了。雷内拿着纸条去找了热情的工作人员。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成年人是不会认输的。

糟糕的记忆让生活变成了战争，雷内说：“人们再也没有安宁了。每一刻，都会有些东西从记忆中消失。晚上还记得今天有人来探望过我，但是是谁呢？有人和我预约了？做记录了吗？在哪里呢？人们生活在无止境的不安中。”以及混乱。只有一种生长出来的小草能够对抗这个颠覆的世界：秩序。

什么属于什么？什么是什么？对于雷内，分类和命名成为了新的挑战。他在所有东西上都绑上橡皮筋——在书桌上的两支圆珠笔上，在厨房抽屉里的四把勺子上；甚至在一卷卫生纸上也可以找到附带纸条的橡皮筋，写着：“卫生纸。”他用大写字母在棋盘上写“游戏”。在他库存文件夹上写：“清空软皮文件夹。”

他对橡皮筋的狂热无法停止。另外还陷入了对文件夹的魔咒。甚至一张广告宣传纸就能得到一个独用文件夹的待遇。他的公寓中散落上百个这样的文件夹。他自己也觉得不舒服了。“下次你们来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会被打扫干净的。”他一再许诺。直到某一天，他不得不承认失败。雷内不再能够将公证书和广告区分开。他因此什么也不要了。